

# 白崇禧傳（一）

費雲文執筆  
王成聖·黃啓武校訂

## 自幼堅強壯志豪情

白崇禧字健生，廣西桂林南鄉山尾村人，生於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年），始祖伯篤魯丁係元朝進士，本為南京人，曾到廣西做官，致仕後仍回原籍。到了明代，他的次孫伯齡（永齡），也到廣西做官，兄弟永清、永秀也隨他赴任，遂落籍桂林，並改姓白氏。傳到十五世的裕華，中了清代乾隆甲午科進士，派往四川做州縣官，才定居山尾村。

白崇禧的父親名志書，號友三，卅五歲才結婚，夫人馬氏，在桂林西鄉蘇橋圩經營雜貨商店，生意很好。可惜，白志書患腦病死後，財產被所僱用的帳房侵吞，反而唆使債主上門討債，以致他家賣田還債，家計艱難。

白崇禧弟兄四人，他行三，五歲就讀私塾，啓蒙師為毛慶錫。九歲時，與弟弟崇祐（六歲），同在白蓮洲老師處讀書。同學中有個十七歲的毛長林，品德很壞，常常勒令其他同學供給金錢，稱為「進貢」；其座位在書房通往廁所之間，同學路過該處，常被勒令供給「納路稅」。他和崇祐很憎惡這種暴行，既不「進貢」，上廁所也繞道而行。毛長林見他弟兄不屈服，常常藉故責罵，或竟毆打崇祐。白崇禧年紀雖小，却已有堅

強不屈的膽勇和見機而作的智謀，明知限於體力年齡，無法和毛長林力搏，却於某日下午放學，毛長林走下五級高的石階時，出其不意的從後面用力一推，並且乘機猛踢兩腳，然後迅速跑開，藏在他家附近的山岩之內；一面叫崇祐回家稟告父母，說明他報復毛長林平日惡行的經過。

毛長林狠狠的摔了一跤，面部膝部都受傷，流血很多。家長向白崇禧的父親理論，並且向白蓮洲老師報告。大家雖然都知道這是毛長林平日橫行霸道應得的報應，但為了息事寧人，同時也不願報復尋仇成了風氣，於是，他父親賠償毛長林的醫藥費用，毛老師也給他棍責的處分。但毛長林從此也不敢再欺侮同學，「進貢」、「納路稅」也就取消了。

白崇禧的母親很慈祥，子女多，但對他照顧無微不至。他很用功，常常夜間溫習，母親總是在一旁作針線陪伴。有時他一時不能熟記，急得痛哭，母親總是溫和的予以勸慰，堅定他有恆必成的信心。

他和崇祐在毛老師處就學年餘後，前往距離他家僅三華里的「會仙小學」，走讀了兩年。

他十四歲投考蔡錫主辦的「陸軍小學」，於一千餘名考生中名列第六，獲得錄取。入學不及三月，患惡性瘧疾，時癒時發，牽延一年之久，

功課曠廢很多，乃申請退學。

十六歲，再與崇祐投考「廣西省立初級師範學校」，他又以第二名錄取。入學後，因考試成績常列第一，被選為領班生。

辛亥革命，在桂林任協統的趙恆惕出面響應，倡組學生軍，準備開往武漢，支援革命軍。白崇禧隨過家人欣然投袂，與陸軍小學同學多人，參加「廣西北伐學生敢死隊」，經廣西、湖南，到達湖北漢陽附近的蔡甸、梅子山，投効革命軍陣營。未幾南北議和停戰，他們的學生軍也隨趙恆惕的混成協調駐湖北孝感。學生軍係私人志願，沒有薪餉俸給，出發時攜帶銀錢衣裝有限，戰時又無法洗換添置，以致髮蓬面垢，相當艱苦。湖北都督黎元洪知此情由，特別饋送酒肉，並且津貼每一學生軍十元銀洋。他們為保持不受政府津貼的初衷和清譽，僅領酒肉，婉却津貼。

南北議和成功，各省的學生軍奉命解散，編入南京陸軍入伍生隊，受為期半年的入伍訓練，再送武昌「陸軍預備學校」，接受相當高中程度的學科教育，畢業後，白崇禧被派往河北北苑盧永祥的第十師入伍半年，然後升入「保定軍官學校」就讀。

白崇禧在保定軍校第三期畢業後，與徐培根等廿幾位同學，自願前往新疆當見習官，想訓練

一支邊疆新軍，爲鞏固邊防，增強國防，多所貢獻，臨行書告家人，力述其効法張騫、班超立功異域的壯志豪情。

他們已經向北京的訓練總監部領取旅費，但因爲道路的阻礙難行，於是改爲分發回廣西原籍，他被派到陸軍第一師第三團，從此開啓了他從廣西創立功業的契機。

### 剷除弊害獨施英斷

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，白崇禧回廣西，在督軍譚浩明部下爲見習官（譚是陸榮廷的舊屬，當時廣西仍是陸的勢力範圍）。譚感到桂軍缺乏訓練，於是在督軍署之下成立「模範營」，學兵以高小或初中畢業生爲主，這在當時，素質很高，以畢業於日本士官第十四期的馬曉軍爲營長，白崇禧被調任該營任少尉連附。次年，升任第一連上尉連長（夏威爲第二連長，黃紹竑爲第三連長，張淦爲第四連長，黃旭初爲副營長），成爲此後統一廣西和建軍的新骨幹。

廣西地瘠民貧，匪患猖獗，政府慣用招安政策，兵來接受招安，兵去仍做土匪。尤以西南的左江流域如太平府所屬的綏濠、扶南、養利、上思、思樂等地最爲嚴重。譚浩明以「模範營」訓練精英，特命前往剿辦。

當馬曉軍開會討論遂行任務時，白崇禧發言慷慨，力主全力痛剿。會中決議四個連分頭進行，如有投降或俘虜的匪徒，都歸由白崇禧處理。

白崇禧率部駐在扶南縣的渠黎圩，土匪又來搞「接受招安」那一套，投降達二百餘人。他負

責管訓，與他們朝夕相處，顯得相當和氣，但暗中調查其中有屢次接受招安反覆無常的慣匪八十多人，爲了斬草除根，主張用斷然手段，將八十多人一律處決。他爲此親去請馬曉軍向譚浩明請示，未獲允准，反而受到責難。

可是，他並不氣餒，爲了徹底解決問題，他勇於負責，獨斷專行，於中秋節的後幾天，設計將該八十多人槍決。即日呈報馬曉軍，並且願負全責，他說：

「匪徒於晚間搶槍謀叛，事起倉卒，不及請示處置辦法，恐有誤戎機，已用緊急處分將爲首八十餘名，全部槍決。」

馬曉軍大爲震驚，轉報譚浩明，因爲已成事實，所以沒有受到責備。他這個殺一儆百的舉動，却使此後太平府屬的各縣，達到路不拾遺的地步。綏濠居民，還爲馬曉軍建立生祠，以表感念，而廣西當局也將行之已久的招撫政策改爲進剿政策了。

除了匪，還有煙（鴉片毒品），也是廣西的一大害，廣西雖然並不生產鴉片，但雲南、貴州准許人民種煙，並且經過廣西輸送到廣東、香港。政府爲了增加稅收，也未能徹底嚴禁人民吸食。譚浩明鑑於人民吸食鴉片，多憔悴不堪，長久下去，將無可用之兵，於是下令年輕有朝氣的「模範團」（由模範營擴編）到百色一帶去駐防，攔截雲南過境的煙土，努力禁煙。

當時白崇禧還是連長，駐防剝隘河流域，防地上自羅村口，下至祿豐圩，連部在祿豐，派一排兵駐羅村口，與雲南煙土運出廣西屯積地的剝

隘圩相對，以爲監視。

於是，有些商人向白崇禧利誘活動，希望能有條件的順利過關，皆被他拒絕。他們再去活動百色道尹黃成橋，向馬團長交涉，轉致白崇禧通融；他仍一本初衷，毫不動心，並且宣佈譚浩明的嚴令，仍不許雲南的煙土進入廣西。

黃道尹見活動無效，乃令其警備隊長攜帶道尹公署封條到雲南剝隘，貼在煙商購買的煙土上，僞裝係被道尹公署查封的，經羅村口運回廣西。

白崇禧獲此情報，乃在其必經道路祿豐沿河架設機槍，予以攔截，沒收煙土，扣留警備隊員的人槍，該隊李隊長向他力爭此係道尹公署查緝的煙土，並非私自偷運，希望放行，白崇禧簡單明瞭揭穿隱情說：

「此批煙土，明明是在剝隘購買，雲南准許種煙賣煙買煙，何能說是查獲？何況剝隘在雲南境內，廣西百色道尹的警備隊長又有何權限前往查緝煙土？」

李隊長辭窮，慌忙向白崇禧下跪求情。白崇禧不爲所動，一面沒收煙土，一面發放警備隊的人槍。分電譚浩明、馬曉軍和黃道尹，並且把沒收的煙土繳交上級處理。

白崇禧以連長的低微職位，却能在處理剿匪禁煙兩種比較繁雜的事情中，顯得千鈞的負重能力和鐵面無私的操持，真是難能可貴。

### 力戰負傷前往廣州

民國十年五月，國父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，對受北京政府唆使入侵的陸榮廷所部桂軍展開

反擊，粵軍乘勝進入廣西，攻佔梧州、桂林、南寧、龍州等要地，陸榮廷、譚浩明逃亡越南。十月八日，廣州國會議決出師北伐。

十二月，國父在桂林成立大本營，準備北伐，委任馬君武為廣西省長，馬曉軍為田南警備司令，仍以「模範團」為主力，黃紹竑為第一營營長，白崇禧為第二營營長，夏威為第三營營長。因為湖南的趙恆惕提倡「聯省自治」，不贊成北伐，也不允北伐軍假道，於是國父決定改向江西出兵，於次年將大本營移往廣東韶關。

已入廣西的粵軍許崇智、李烈鈞等調去北伐，在南寧的陳炯明部，也因陳有逆謀而調回廣東，因此廣西成爲真空狀態。

陸榮廷又乘機圖謀再起，透過廣西省議會推舉他爲善後督辦，譚浩明爲邊防督辦（北京政府委陸爲邊防督辦）。各地以維持治安爲由，紛紛組織「自治軍」，其中以百色附近的劉日福、陸雲高力量最大。二人均係陸榮廷的舊部，劉爲旅長，陸爲營長，不受馬君武省長收編，對「模範團」素懷敵意，對有雲南煙土過境的百色，尤有竊佔之心。

(一) 傳聞崇白

當時，田南警備司令部和黃紹竑的一營駐百色城內，夏威的一營駐城外，白崇禧的一營駐祿豐。一天，劉日福、陸雲高的「自治軍」突然發動攻勢，進了百色城，圍攻司令部和黃紹竑的一營。馬曉軍司令避往天主堂，黃營因黃紹竑不在而無法應變，被繳械。白崇禧也在城內，見形勢危急，連忙繞城出走，召集城外夏威的一營和他駐在祿豐的部隊，以及已經收編的獨立營的地方

部隊岑建英部，總共兩千人左右，由邏里舊州、坡脚渡河到貴州的南龍，求助於黔軍劉華堂、陸蔭楫（二人均爲保定軍校同學），得到餉彈支援，準備反攻。白崇禧率部由坡脚渡河攻打西隆，與「自治軍」對陣，派出的先頭部隊，順利渡過紅河，襲佔西隆附近的小山，掩護大隊當夜渡河，却遭遇「自治軍」的猛擊，戰況激烈。白崇禧在坡脚指揮作戰，帶領衛士出巡前線，因爲黑夜下雨，能見度很差，而山路崎嶇，衛士用手電筒照射，被對岸敵軍發現，用機槍掃射。他一不小心，滑倒到一丈多深的懸崖之下，昏迷了廿分鐘。因爲跌斷了左腿鎖骨，只好用擔架抬回指揮部，部隊改由夏威指揮，繼續進攻。

不幸，當主力渡河成功，向西隆前進時，被敵軍反攻壓迫，退到第二線陣地，快到河邊了。白崇禧見情勢危急，乃不得已，於第二天躺在擔架上再上前線指揮，過河後，召集連排長以上告諭他們：此次重回廣西，生死存亡在此一舉，希望大家同心戮力，勇往直前，爭取勝利。並且激憤的表示：「我來指揮，要退，你們退，我不能動。」大家很受感動，回到部隊，轉達他必死取勝的決心，一鼓作氣的擊敗敵軍，一直進到百色。

此時，有人出面調解，以「化解誤會」爲名，雙方停戰。劉日福的「自治軍」把繳去的槍械送到南寧，交給馬君武省長，印信交還馬曉軍司令。馬省長改任馬曉軍爲第七警備司令，另以與劉日福接近的莫昌藩爲田南警備司令，駐百色。白崇禧因爲腿傷，未能及時作有效治療，幾乎等於殘廢，決定到廣州治療；乃將部隊交給馬

曉軍司令，由陸路開赴南寧。

馬君武因爲得不到廣西地方勢力的支持，乃棄省長而去廣州。馬曉軍率部由南寧準備退到廣東的欽州、廉州，與革命軍溝通。因見廣西情勢複雜，突生倦動之意，乃將部隊交給黃紹竑，脫離軍職。

白崇禧到廣州，住院治療，才知道左腿鎖骨折斷，因時間過久，已生長假骨，無法施行手術。治療休養一年之後，才告完全痊癒，雖然左腳稍短，但尚不影響行動的自如。

回到廣西籌策大計

黃紹竑接長部隊後，正準備經廣東轉往他的家鄉容縣。此時李宗仁有兩支部隊駐在鬱林，派人邀他前去合作。李宗仁 and 黃紹竑是陸軍速成學校的同學，當時被稱爲「自治軍第二路總司令」，陸榮廷也委他爲「粵桂邊區司令」。黃紹竑慨然接受李宗仁的約請，率六千人，五百餘槍加入李的部隊爲第三支隊（另二支隊長爲李石愚、何武），駐紮容縣。

另一方面，沈鴻英也重回廣西，盤據桂林、平樂、富賀、梧州一帶，秘書黃毅庵是黃紹竑的堂兄。黃爲了向外發展，乃先和李宗仁取得默契，再請黃毅庵向沈鴻英說項，願意投靠，接受委任。沈大喜過望，委黃紹竑爲第八旅旅長，准他駐在梧州。李宗仁爲了加強黃紹竑的實力，暗調兩營精銳，由俞作柏統帶，加入黃紹竑部，聽黃指揮。此時，粵軍第一師李濟琛部則駐於梧州下流，廣東的封川、德慶、肇慶等地。

黃紹竑因梧州接近廣州革命政府，暗派陳雄為代表駐廣州。由於所屬部隊原歸白崇禧指揮，乃令陳雄向他商討廣西將來應向何種途徑發展。

白崇禧向陳雄分析大勢，他以為廣西最大的兩股勢力，是陸榮廷和沈鴻英，二人均受北洋軍閥利用，陸榮廷缺乏新知，沈鴻英為反覆小人，雙方相持不下。雖然黃紹竑名義上屬於沈鴻英，李宗仁名義上屬於陸榮廷，但實質上他們都是有抱負的新派人物，如果二人聯合起來，轄區和力量雖不強大，但不失為新興勢力，應當乘機崛起，由鼎足而三進而削平沈鴻英、陸榮廷，統一廣西，然後投効廣州以三民主義建國為號召的革命政府。白崇禧在廣州療傷，研讀國父著作，在朱培德的介紹之下，參加中國國民黨為黨員。

陳雄回到梧州，報告黃紹竑，黃紹竑很贊成白崇禧的意見，令陳雄再回廣州，請白崇禧向國父取得聯繫。於是，白崇禧以黃紹竑的全權代表身份謁見國父，表示竭誠請求加入革命行列之意，並申述先統一廣西的重要，國父也深以為然，立即委任黃紹竑為「廣西討賊軍」第一軍總指揮，白崇禧為參謀長。白崇禧持國父的委任狀回到梧州，與黃紹竑晤商，決定先解決同駐梧州的沈鴻英部馮葆初的一旅，並先密請粵軍李濟琛協助，李濟琛因已得廣州革命政府指示予以支持，所以應允如有事，必定派軍相助。

某晚，黃紹竑事前派軍暗中監視馮葆初的部隊，一面在梧州鴛鴦河面（註一）請馮親自赴宴，於酒席筵前，乘其不備，予以扣留，部隊一律繳械。沈鴻英的另一支駐在八步的部隊，因受粵軍

牽制，不敢來援。此時，黃紹竑、白崇禧乃通電就任「廣西討賊軍」的新職，李濟琛也派步兵一團進駐梧州，以為援助。「討賊軍」兼併馮部後，實力大增，黃紹竑與白崇禧乃在梧州商討統一廣西參加北伐的步驟，決定先聯合李宗仁打通梧州到貴縣，再與沈鴻英妥協專攻陸榮廷，取南寧為政治中心，然後再全力消滅沈鴻英，統一廣西。

於是，白崇禧親往李宗仁處商討合作事宜，起初李宗仁尚多顧慮，經白與李的參謀長黃旭初的委婉勸說，始予同意；但要用「定桂軍」名義，並願出興業縣攻取藤縣，然後東上桂平，與「討賊軍」取得呼應。

「討賊軍」於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以四千之衆，自梧州出兵西上，由白崇禧指揮，一路勢如破竹，連克藤縣、蒙江、平南、江口，與「定桂軍」會師桂平，商討繼續發展的方向，雙方代表為白崇禧與黃旭初。

黃旭初敘述李宗仁的意見，沈鴻英是反覆無常的強盜，陸榮廷在老百姓心中的印象尚好，應當先打沈鴻英。白崇禧則以為：目前沈、陸雙方正在桂林相持不下，陸的根據地南寧比較空虛，先乘機襲取南寧，放過既失民心又無外援的沈，平定強有力的陸，沈就不難對付了。如果先打沈，縱然得利，再戰陸並無把握；何況攻陸是攻其後方，先覆其根本；先攻沈，則陸尚在我軍後方，如乘虛攻我，反而腹背受敵。結果李宗仁終於同意白崇禧的意見，先攻南寧，解決陸的力量。

先是，沈鴻英盤據桂林，與陸榮廷部駐柳州。陸榮廷親率精銳北進，沈鴻英逐步退却，最後

撤出桂林，讓陸進佔；不久又率衆圍攻桂林，陸榮廷堅守，雙方相持不下。

民國十三年初，陸榮廷的主力韓彩鳳、陸福祥部均在桂北戰場。此外譚浩明部三、四千與韓彩鳳部二千在慶遠，劉日福部三千在百色，譚浩澄部二千在平馬，譚浩清及李白雲部各千人在龍州，劉錦華、曾超廷各有千人在賓陽，守南寧的是林俊廷的三千人，備多力分。

「定桂軍」與「討賊軍」（以下簡稱「聯軍」）於五月中旬發動攻勢，左翼軍由李宗仁指揮，進展順利，僅在永淳、橫縣遭遇少數敵軍抵抗，右翼軍由白崇禧指揮，進攻到賓陽時，敵情有了變化。

陸榮廷惟恐南寧有失，請湘軍調停，暫與沈軍妥協，並且自桂北戰場趕調主力韓彩鳳部三千人往柳州，陸福祥部三千人回到廷江、賓陽加強防守。

當白崇禧率部向賓陽前進，路經清水河時，山洪突發，既無橋樑，也無船隻，而敵軍又在對岸設防，勢難飛渡。他乃率部秘密轉向上游，地方荒蕪，水勢較緩。黃昏時分，吩咐在河邊先打若干木樁，每樁繫粗麻繩兩條，再命善泅士兵拉繩游水過河，在對岸也打好木樁，繫上粗繩，用力拉直，一在水面，一在水面之上；再命官兵腳踏水面麻繩，手攀水面之上的麻繩，渡過河面，佔領陣地，突襲賓陽。

陸福祥甫自桂柳星夜趕來，以山洪突發，未加提防，倉皇應戰，一觸即潰，白崇禧遂即攻佔賓陽。

聯軍左右兩翼於六月廿三日會師，進逼南寧；次日，林俊廷棄城遁去，聯軍遂克南寧。陸榮廷既在桂林被圍，又失南寧根據地；幸得湘軍葉琪、廖磊的援助，始能突圍逃入湖南，從此一蹶不振。

聯軍攻克南寧後，「討賊軍」的力量，反而在「定桂軍」之上。原係由李宗仁撥從黃紹竑的團長俞作柏，即密向黃獻策解決李宗仁，繳「定桂軍」的械，白崇禧聞此信息，立即往晤黃紹竑，以太平軍洪楊內閣終為清軍所乘的歷史教訓，勸諭黃千萬不可作此負義之事。於是，當兩軍將領會合，討論正式合併時，黃紹竑即推舉李宗仁為總指揮，大家欣然贊同，並推舉黃紹竑為副總指揮，白崇禧為參謀長；兩軍合併為「定桂討賊軍」，並向廣州革命政府備案，從此三人合作無間，亦稱「李、白、黃」的結合，即從此開始，而白崇禧實為其中心靈魂人物。

### 累出奇兵克敵制勝

聯軍成立後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即率部進攻尚盤據柳州、慶遠一帶的陸榮廷殘部韓彩鳳、彩龍等。韓彩鳳素有趙子龍之稱，是員勇將，有衆約三千人，器械也很精良，當時防地為柳城的上雷鎮，韓彩龍則約二千五百人，駐防慶遠（宜山）。沈鴻英有一師兵駐柳州，師長楊祖全聽說聯軍到達，主動撤出到雒容，取觀望態度。

聯軍乃以李宗仁率部監視楊祖全，白崇禧率部進攻韓彩鳳。韓彩鳳以為白崇禧才廿八歲，部隊都戴童子軍帽，謗稱「童子軍」不堪一擊，不

料一經交戰，才知「童子軍」戰力雄厚，激戰終日，互有進退，勝負不分。

白崇禧看到敵軍頑強，沈軍態度不明，相持下去情勢不利，既然難以武力取勝，乃改用計取，故意打電話向柳州的黃旭初參謀長假報勝仗說：「我軍在大戰橋打了勝仗，韓軍動搖，現向大埔沙埔退却。」再由黃旭初電話通知沈軍的楊祖全。楊信以為真，即以主力趨向東泉，向韓軍後翼及側背前進，以打落水狗的意趣，想乘人之危，截取人槍。韓彩鳳見沈軍出動，不敢戀戰，真的向沙埔大埔退却，轉往慶遠。白崇禧乘勝再攻慶遠，未經激戰，即得勝利，韓彩龍因足疾行動不便，吞鴉片自殺，殘部全部就俘。

當聯軍進入南寧時，陸榮廷的林俊廷率部退往廣東欽廉，依附申葆藩；百色的劉日福則率部投誠；陸福祥則自都安竄入右江，盤據於塘圩、思林、果德、養利、向都、鎮結一帶；蒙仁潛徘徊左江一帶，李佔黃、譚浩澄仍在龍州，猶待肅清。於是，慶遠既下，乃肅清左右江之師。分左右兩路：左路軍由總參議胡宗鐸（註二）率領劉權中、韋肇隆、呂煥炎各縱隊，溯左江而上，直攻龍州；右路會蔡振雲縱隊由那馬進佔果德，向鎮結攻擊前進；俞作柏縱隊主力由武鳴出隆安，直攻養利，一部由都安出塘圩，肅清思林一帶。另以劉日福自百色南下，會同肅清右江以北之敵，合擊養利。

八月初旬，左路軍溯左江而上；中旬右路軍也開始行動，迅即完成任務。陸的殘部大部投誠，接受改編。討陸戰事，至此告一段落。接著就

是討平沈鴻英了。沈鴻英當聯軍討陸時，也計劃陸榮廷垮臺後，如何對付聯軍，集中兵力，蓄勢待機。於民國十四年一月，以「廣西建國軍」名義，有衆五師二旅，共一萬五千人，分佈於柳州、桂林、賀縣、蒙山一帶。

聯軍則奉廣州革命政府委任李宗仁為「廣西綏靖督辦」，黃紹竑為「會辦」，白崇禧為參謀長。部隊編為兩個軍，李為第一軍長，黃為第二軍長，兵力較沈鴻英為少。於是商請廣東西江善後督辦粵軍第一師長李濟琛，派陳濟棠一旅加入，歸第二軍指揮。當計劃分兩路進擊，右路由陳濟棠向信都、賀縣方面進出，左路由白崇禧指揮，以一、二兩軍主力集中江口、平南、濠江，指向蒙山，出荔浦與左路軍會攻平樂與桂林。柳州方面，由李宗仁率少數兵力加以警戒。

一月廿八日，當李、白、黃三人在桂平開會討論此計劃時，發覺沈鴻英部在柳州有重兵約六千，如直下武宣、桂平，則將切斷左路軍的後路，非常危險。白崇禧當機立斷，建議立即改變計劃，於當夜即電令若干部隊兼程改向武宣集結，歸白指揮。次日，白崇禧為爭取時間，在桂平帶衛士數十人，步兵三連及機槍一連，乘船趕往武宣設防。沈鴻英軍已由象縣向武宣前進中，白堅守二日，李宗仁率援軍趕到，內外夾攻，沈軍敗退。聯軍乘勝追擊，於二月九日攻佔柳州。再由白崇禧率第二軍主力向桂林追擊。

另外，右路的陳濟棠軍，於二月五日發動攻勢，十四日克服信都、賀縣一帶，沈軍退往桂嶺。中路軍（即左路的另一部）也於二月中旬攻佔

平樂，向恭城追擊。

白崇禧率部進攻桂林，爲了減少犧牲，採速戰速決的策略，避免攻堅。因此在行軍中途，發現一條無人防守的險要隘道矮嶺，於是他立下決心，避開向來經由永福向桂林的道路，而悄悄通過矮嶺，出敵不意的於二月十七日推進到桂林，予以包圍，單留北門不圍，以爲驅走追擊之計。沈部一面詐降，一面乘夜逃出北門，被白的預伏部隊截擊追踪到全縣的梅溪口，潰奔湖南及貴州邊境。另一方面，右路和中路軍也會攻桂嶺成功，沈鴻英率殘部逃往湖南道州。

### 小諸葛殲滅沈鴻英

民國十四年三月唐繼堯的滇軍大舉入桂，沈鴻英、韓彰鳳等即與之勾結。沈收拾殘部，尙有五千；韓則在長安、融縣集合殘部及鄧佑文部約三千人，回竄東泉、上雷，準備進攻柳州。於是，白崇禧又奉令回援柳州，於四月三日在東泉、上雷一帶將其擊退。

可是，沈鴻英却乘桂林、平樂空虛，率部襲取，並殺害白崇禧的系父家屬，白聞訊急率部趕回桂林，沈又不戰速撤，在桂林西北的義寧、兩江與鄧佑文部會合，待機而動，對桂林形成嚴重威脅，不得不徹底掃蕩。

四月廿二日，白崇禧親往兩江觀察，看到敵軍依金竹均險地，固守山口，而以在化爲後方。如強攻金竹均，犧牲必須大，即使攻下，敵人尙可退往後方，再加抵抗，如此曠日持久，也非善策，於是他想出誘敵出戰的妙計。

另外，義寧方面，沈軍守易守難攻的丁嶺坳，而以龍勝爲退路。白也計劃出奇兵從側面襲擊其後路，而有利於正面的進攻。

於是，他先密令陳濟垣率四百人，好像三國時代鄧艾暗渡陰平，攀援懸崖，迂迴到義寧的後方，夜襲沈鴻英在飄里的大本營，自己則率大軍進攻丁嶺坳。兩江方面，將進攻的部隊調走，對外宣稱前往義寧，實則派徐啓明、郭鳳崗、陶鈞（註三）等部在高塘埋伏。

四月廿三日，他揣度陳濟垣的奇兵，迂迴到目的地之前，督率所部猛攻丁嶺坳正面，激戰二小時，晚上，陳部果然夜襲飄里的沈鴻英大本營，敵軍大爲驚慌，奔潰落水的很多，前線聞訊，也會皇驚潰，聯軍遂順利攻佔丁嶺坳。

兩江方面的沈軍，見聯軍向義寧方向撤走，果然中計，於廿三日離開金竹均陣地，出佔兩江圩，前進中在高塘中了埋伏。白崇禧得報，迅即於廿四日自率勁旅再趕回兩江，夾擊沈軍。沈軍大出意外，一戰即潰，溺死被俘甚衆，主力被殲。沈軍在義寧，兩江方面都遭慘敗，殘部不足二千人，白再派軍分途追擊，遂將其全部肅清。義寧、兩江之役是白崇禧生平最得意的戰役之一，對當時的局勢影響也大。他在戰報中曾有以下敘述：

「……查沈逆爲虎作倀，一再騷擾桂疆，天怒人怨，罪惡貫盈，經此次戰敗後，實力完全消滅，萬不能再燃死灰。此後我聯軍已可專力一致擊滅滇軍，肅清敵寇，鞏固西南，指顧間事。」

他在此役之中，以出奇制勝，殺得沈鴻英膽

顛心驚，送他個「小諸葛」的外號，被追擊的時候就說：「小諸葛又來了，真厲害！」

### 擊潰滇軍統一廣西

先是，民國六年護法之役，唐繼堯在雲南通電贊成，國父乃委他爲軍政府政務總裁之一，並兼雲南省督軍、省長，以增強聲勢。但唐却有問鼎中原的野心，於民國十三年自組滇、黔、川三省聯軍，自稱總司令。當時，國父正以大元帥名義北伐，唐也通電擁護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又委他爲副元帥，但他並未就職。

民國十四年三月，國父逝世，唐繼堯竟然通電宣佈就任副元帥，且代理大元帥職，號召繼續北伐；並且暗中與駐粵的滇軍楊希閔、桂軍劉震寰相勾結，一面以重兵假道廣西入侵廣東。

他這一舉動，蓄謀已久。在國父未逝世之前，他就派代表到南寧，委李宗仁、黃紹竑爲旅長，贈送鴉片烟土若干石爲軍糧。並且提起假道輸送軍隊赴粵之事，理由是堂堂正正的參加北伐。李宗仁等當然不肯接受，也派代表回報昆明，婉轉解釋不允假道的理由。唐則表示「師行在即，不能中止」。

唐軍兵分三路，一路軍唐繼虞（唐的弟弟）二萬五千，經貴州向柳州進出；二路軍龍雲二萬五千，三路軍胡若愚約萬人，均由雲南向南寧進出。總共五萬五千人，此外尙有陸榮廷的殘部林俊廷、譚浩澄、韓彰鳳等約三千人，沈鴻英的殘部約五千人爲其內應，而李、白、黃的聯軍只有一萬五千人。

當李等明知唐繼堯的大軍必入廣西之後，自揣力量不足抵抗，乃利用現駐廣東的滇軍范石生與唐有殺父大仇的關係，派人前往聯絡，請他回桂相助，並以其打回雲南為條件。此項辦法，獲得范石生與廣東革命政府的同意。

但唐軍行動迅速，二路軍龍雲部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下旬即先侵入桂境，二月廿三日即向南寧挺進。當時，聯軍正在桂林一帶與沈鴻英部從事激烈戰鬥，已到決定勝敗的最後關頭；同時范石生的萬餘人尚在中途，無法迅即集中，與唐軍抗衡。乃須策先解決沈的殘部，再併力南寧方面。因而主動撤出南寧，在崑崙關賓陽一帶設防，暫取監視；龍雲遂於三月十二日進入南寧，另一路胡若愚部也於四月十七日到達南寧，兵力雄厚。此時，聯軍方面，范石生的部隊已自粵省開到，在李宗仁的統率之下，反攻南寧；並且派出若干部隊到左右江游擊，截斷唐軍的後方接濟。唐軍也曾出擊，聯軍却乘機從蒲廟襲擊南寧，使其從此不敢再出。但龍雲善守，兵力也大，聯軍也難攻破堅城，雙方形成相持局面。

五月中旬，唐軍第一路軍唐繼虞部自貴州方面入桂，直指柳州，其悍將王潔修、張汝翼部都是能征慣戰之師，聯軍第一縱隊司令（縱隊相當一個團）李石愚苦戰陣亡，情勢危急。黃紹竑不得不從南寧方面抽調兩個縱隊趕到柳州增援。

六月四日，黃紹竑命呂煥炎縱隊堅守柳州，自率陸超、鍾祖培、何中權、何延颺、蔡振雲等五個縱隊，在沙浦與王潔修大戰，不能取勝，急電桂林的白崇禧率部來援。白崇禧率夏威縱隊及

郭鳳崗、陶鈞兩警衛團迅速赴援，集中東泉，自己趕往上雷與黃會晤。黃紹竑下令所有柳州一帶的聯軍，均聽由白崇禧指揮。白崇禧赴前線高山偵察地形，見唐軍的主要後方通路為沙浦的浮橋，如能將浮橋破壞，即可截斷敵人的補給，使其不戰自亂。於是他作如下部署：以桂林來的援軍為主攻，從東泉向敵軍的左翼側擊，其餘部隊從正面及敵軍右翼進攻，蔡振雲縱隊則攻過柳江以防韓彰鳳，山砲營射擊浮橋。事先約定，砲聲一響，正面及左右兩側一起反攻。

六月八日開始攻擊，只有五發砲彈的山砲營，祇發了三發砲彈，就將浮橋打斷，一陣猛攻，敵軍紛紛後退，溺死數百人，包括王潔修和旅長、團長級數人在內，其餘官兵全部被俘繳械。唐軍主力既已覆沒，殘部經羅城、融縣向慶遠退却，僅餘五千人。白崇禧親自率部追擊，為了防止唐部竄過紅河去南寧和龍雲會合，先令有力部隊嚴密監視紅河各渡口。另並從俘虜之中挑出百人，派人送往南寧，放入城中，手持白崇禧致龍雲的名片，上寫：「南寧鏖戰多日，損失必多，特送

上雲南子弟，以作補充」，用以打擊龍軍士氣。聯軍追到懷遠鎮西端橋頭村，唐軍多輛重婦女，不能脫離，就在該地龍江江岸背水為陣，拚死抵抗，激戰半日，終於不支，爭渡龍江，又溺斃數百人，被俘千餘人。殘部向河池、南丹逃竄，已不能成軍戰鬥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（註一）梧州為通廣州要道，桂林灘江與南寧玉江匯合於此，灘江為清水河，玉江為紅水河，故有鴛鴦江之稱，江面為水上遊艇交際場所。

（註二）胡宗鐸湖北省黃梅縣人，與白崇禧係保定軍校三期同學，很早即為白崇禧羅致，北伐期間，胡已升任十九軍軍長，擬兼湖北省主席，為白崇禧所反對，另邀請鄂籍在滬任律師職之法學家張知本出任主席，派胡宗鐸兼清鄉督辦。

（註三）陶鈞鄂籍，與白崇禧保定軍校三期同學，早年被白邀至廣西服務，北伐期間，升任第十八軍軍長兼任湖北清鄉會辦，可見白崇禧知人善任，用人無地域觀念。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軍史學家費雲文先生撰「白崇禧傳」，王成聖教授、黃啓武先生校訂，本期開始連載。白崇禧為當代一員名將，向有小諸葛之譽，與病逝大陸的前代總統李宗仁並有李、白之稱。北伐、抗戰、戡亂，白崇禧不但轉戰四方，在政壇上也是叱咤風雲，舉足輕重的人物，這一部傳記的精彩之處，不難想像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△本期稿擠，李郁塘先生「堯樂博士傳之四十三」及鍾自若先生、關世傑教授以及原預定在本期刊登之稿件，均延至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